



花史左編卷之七

檇李 仲遵 王路 纂修

花之妖是卷大抵皆妖豔怪異事蹟讀之亦可祛

睡魔爾

梅花 桃花

紅梅 芍藥

蘆花 蓼花

牡丹 李花

梨花

杜鵑

薔薇

白蓮

石蓮

菜花

蓮花

紅蓮

青蓮

蓮莖

瓊花

玉蕊

百合

青桂

桂花

菊子

百花豔異鈔

長水

澹雲

王路

編輯

是卷大抵皆妖豔怪異事蹟讀之亦可祛睡魔
雖曰傳訛情固有據

梅花

桃花

紅梅

芍藥

蘆花

蓼花

牡丹

李花

梨花

杜鵑

薔薇

白蓮

石蓮

菜花

蓮花

紅蓮

青蓮

蓮莖

瓊花

玉蕊

百合

青桂

桂花

菊子

蘭花

水仙

菊花

花蕊

花房

白花

花苞

千葉蓮

碧芙蓉

芙蓉玦

青磁碗

護花鳥

花舍利

月中桂

五采蒲

月宮桂

桃花女

牡丹花

繁花女

桂芳華

半葉蕉

菊花仙

天桃狐

醉名花

牡丹燈

梅花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酒肆旁
合見美人澹粧素服出迎持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

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叩酒家共飲一綠
衣童子歌舞於側師雄醉寢久之東方已白起視乃
在大梅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叅橫但惆悵
而已。

桃花

博異記紅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澹染胭
脂一朶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東風道薄情紅衣
人桃花精也

紅梅

蜀州郡有紅梅數株郡侯建閣扃鑰花方盛開忽有
麗人高髻大袖凭闌笑語郡侯啟視惟東壁有詩云
南枝向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憑仗高樓莫吹
笛。大家留取倚闌干。

芍藥

明皇時沉香亭前木芍藥盛開一枝兩頭朝則深碧
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間香豔各異帝曰此花

木之妖也。賜楊國忠國忠意芍藥以百寶爲欄

蘆蓼二花

青浦周士亨江有年相友善。一日九月中偕往涓塘
舟次塘東繫泊一樓下。其樓不甚高樓上二女。一白
面一紅顏。倚窓笑語。兩生仰視漫賦一詩曰。夙有烟
霞癖。翛然與不群。秋聲飛過鴈。水面洞行雲。逸思乘
時發。詩名到處聞。扁舟涉方社。更喜挹清芬。蓋其詩
直寫心懷。初不謂二女也。樓上乃大聲曰。舟中有詩

樓上豈無詩乎遂朗吟一韻兩生側耳聽之一女吟
曰湖天秋色物凋殘花吐黃芽葉未乾夜月一灘霜
皎皎西風兩岸雪漫漫爲毡却羨漁翁樂充絮誰憐
孝子單忘在孤舟叢裏宿曉來誤作玉濤看一女吟
曰金風稜稜澤國秋馬蘭花發滿汀洲富春山下連
漁屋采石江頭映酒樓夜月光蒙銀露浴夕陽陰暗
錦鱗浮王孫醉起應聲怪舖着黃絲毯不收吟畢共
笑乃以蓮房藕梢俯擲兩生舟兩生共起上岸大呼

欲登樓躡之恍惚間不聞女聲樓亦不見兩生大駭
返舟四顧但見蘆花白蓼花紅耳士亨遂更號蘆汀
漁叟有年更號蓼塘居士以識其異云

牡丹

青瑣高議明皇時民間貢牡丹未及賞爲鹿啣去有
佞人奏云釋氏有鹿啣花以獻金仙帝私曰野鹿遊
宮中非佳兆也不知已兆鹿山之亂

又

穆宗禁中牡丹花開夜有黃白蛺蝶數萬飛。迺花開
宮人羅撲不獲上令網空中得數百遲明視之皆庫
中金玉狀工巧宮人爭用絲縷絡其足以爲首飾

又

田弘正宅中有紫牡丹每歲花開有小人五六長尺
餘遊於花上人將掩之輒失所在

又芍藥

昔有臘於中條山見白犬入地中掘得一艸根携歸

植之明年花開乃芍藥也故謂芍藥爲白犬

李花

沅陵伍貫卿家李花一夜奴婢遙見花作數團如飛
仙狀上天去花上露倏作雨千點花則亡矣

梨花

武后嘗於九月出梨花一枝羣臣皆賀杜景全獨不
然後曰真宰相也

杜鵑

外國僧自天台得杜鵑花。乃以鉢盂養其根植於鶴林寺。嘗有紅裳女子遊其中。曰此花非久。卽歸閬苑。人謂之花神。後寺果爲兵火所焚。

又

潤州鶴林寺杜鵑花。春時爛熳。或見女子紅裳艷粧遊花下。周寶鎮浙西。謂道士殷七七曰。鶴林寺花可開。副重九乎。曰可。乃前二日往鶴林。女子謂殷曰。妾爲上帝司此花。今爲道者開之。至九日盛放。

薔薇

東平城南許司馬後園薔薇花太繁。欲分於別地。栽插忽花根下。握得一石如雞狀。五色粲然。郡人遂呼薔薇爲玉雞苗。

白蓮

元和中蘇昌遠居吳中。有女郎素衣紅臉。相與翫。以玉環。一日見檻前白蓮花。開花蓋中有物。乃玉環也。折之乃絕。

石蓮

國初金箔張嘗於臘月索乾石蓮子。乳撒池中。頃刻
花開滿池。香艷可愛。剪紙爲舫。置水中。踏而登焉。鼓
棹放歌。往來花叢。俄失所在。

菜花

熙寧中李及之知潤州園中菜花盛開。悉成蓮花。各
有一佛。坐於花中。形如雕刻。莫計其數。曝乾其像。依
然

蓮花

唐冀國夫人任氏女少奉釋教。一日有僧持衣求浣
女欣然濯之。溪邊每一漂衣。蓮花應手而出。驚異求
僧。不知所在。因識其處爲百花潭。

又

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蓮花。五六日而落。

紅蓮

漢武時海中有。人丫角。面如玉。色美。髭髯而腰。蔽榭。

葉乘一葉紅蓮約長丈餘偃臥其中手持一書自東海浮來俄爲雲霧所迷不知所之東方朔曰此太一星也

青蓮

法華山樸夫得青蓮一枝掘地有石匣藏一童子舌根不壞花自舌出

又

佛圖澄嘗於鉢中生青蓮花

又

陳豐嘗以青蓮子十枚寄葛勃勃嚼未竟墜一子於盆水中明晨有並蒂花開於水面大如梅花勃取置几間數日方謝剖其房各得實五枚如豐來數

蓮莖

後主武平中特進侍中崔季舒宅中池內蓮花一作莖皆作胡人面仍着鮮卑帽俄而季舒見殺

瓊花

景定間濠州曾主簿入廣西宿某驛傍民舍主人邀
坐丰儀甚雅庭有奇花數盆曾曰曾見廣陵瓊花否
主人曰有卽入折一枝以授曾持入驛回顧民舍無
有矣視瓊花茅也。

玉蕊

唐昌觀有玉蕊花甚繁每發若瑤林瓊樹元和中忽
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峩髻雙鬟容色
婉約迴出於衆從以二女官三女僕旣下馬以白角

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數十步佇立良久今
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迴顧黃冠者曰曩玉蕊
之約自此可以行矣舉輿百步有飄風擁塵隨之而
去按宋傅子容瓊花詩云比瑤如礬總未嘉要須傳

物似張華因看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蕊花則瓊
花玉蕊疑是一種

百合

兖州徂徠山寺有客夏日閱畫壁忽逢白衣美女年

十五六姿貌絕俗。因誘致密室情款甚密。及去以白玉指環遺之。因卽上寺樓隱身。目送白衣。行計百步許。奄然不見。乃識其處。尋見百合苗一枝。白花絕偉。刷之根本如拱。旣盡得白玉指環。驚嘆悔恨得疾而斃。

青桂

武帝使董謁乘琅霞之輦。以昇壽靈壇上。至三更西王母駕玄鸞之輿至。壇之四面列種軟條青桂。風至桂枝自拂階上遊塵。

桂花

仁和狄明善至。瞰浦天色已暝。野無人居。遙見前村一酒肆。疾趨赴。見一女甚美。叩其姓云。姓桂。名淑芳。遂設席與狄對酌。明善半醉。乃咏桂一律以挑之。女咲曰。君之詩其御溝之紅葉乎。乃相與就寢。極其纏綰。越明日。欵歔而別。明年秋復往訪之。第見豐艸喬林。杳無酒肆。惟一老桂夾道而花耳。

菊子

曹昊字太虛武林人性愛種菊一日早起見菊心生一紅子大如櫻桃人皆不識有隣女周少夫月下同女伴來摘食之忽乘風飛去

蘭水仙

薛蓀河東人幼時於牕櫺內閑窺見一女子素服珠履獨步中庭歎曰良人游學艱於會面對此風景能無悵然於袖中出畫蘭卷子對之微笑復淚下吟詩

其音細亮聞有人聲遂隱於水仙花下忽一男子從叢蘭中出曰娘子久離必應相念阻於跬步不啻萬里亦歌詩二篇歌已仍入叢蘭中蓀苦心強記驚訝久之自此文藻異常一時傳誦謂二花爲夫婦花

菊花

和州之含山別墅四望寥廓艸木蕃盛春花秋鳥自度歲華人亦罕到之者洪熙間有士人戴君恩者適他所路迷偶過其地叠叠朱門重重綺閣煙雲縹緲

望之若畫圖。然君恩爲驚訝。謂不當有此華屋也。佇
立久之。忽見門內出二美人。一衣黃。一衣素。笑迎於
君恩前。曰。郎君才人也。請垂一顧可乎。君恩悅其人。
從之。於是美人前導。君恩後隨。歷重門。登崇階。乃至
中堂。叙禮。延坐。羅以佳果。飲以醇醪。情意頗濃。而君
恩時半酣。乃散步於中堂。四壁間挂黃白菊二幅。花
葉清麗。筆端秋色。盈盈君恩大悅。卽顧謂美人曰。壁
間畫菊甚工。不可不贈。以句當各吟短律。何如。於是

黃衣美人先吟黃菊曰。芳叢燁燁殿秋光。嬌倚西風
學道妝。一自義熙人采後。冷煙疎雨幾重陽。君恩吟
曰。平生霜露最能禁。鼓澤陶潛舊賞音。蝴蝶不知秋
已暮。尚穿籬落戀殘金。白衣美人吟白菊曰。嫩寒籬
落數枝開。露粉吹香入酒盃。却笑陶家狂老子。良花
錯認白衣來。君恩吟曰。冷香庭院曉霜濃。粉蝶飛來
不見踪。寂寞有誰知。晚節秋風江上玉芙蓉。三人吟
畢。撫掌大笑。彼此俱忘情矣。君恩乃從容言曰。娘子

獨守孤幃寧無覩物傷情之感乎美人笑曰萬物之
中惟人最靈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旣見君
子我心則降永借琴瑟復奚疑哉是夕二美人與君
恩共薦枕席情愛尤加翌日君恩辭歸美人泣曰君
情未足衾枕未溫安忍棄妾而去乎君恩曰果不忍
舍其如家人之屬目懸切耳去而復來庶幾兩全於
是黃衣美人出金掩髻以贈別白衣美人出銀鳳釵
二股以贈別僉曰好賞二物聊見此衷伏乞覩物思

人不忘妾於旦暮可也黃衣美人泣吟曰山自青青
水自流臨期別話不勝愁含陽門外千條柳難繫檀
郎欲去舟白衣美人亦泣吟曰爲道君卽赴遠行匆
匆不盡別離情眼前落葉紅如許總是愁人淚染成
君恩歛歔不及成韻慰答二人各含淚而別君恩歸
第時切眷注或成夢寐或形詠歎私心喜不自禁矣
迨明年復有故宅往道經別墅君恩謂可再見美人
訪之則不知所在君恩驚以爲神急取掩髻鳳釵視

之皆菊之黃白瓣也

花蓋

舒大才雲間之逸士也聰慧能文尤長於詩麟德二
年春因駕舟訪友抵中途天已薄暮時聞大魚跳擲
於波間宿鳥飛鳴於岼際雲散月明花香柳舞忽蘭
麝風透環珮鏗鏘大才異之艤舟諦視一美人姿容
妍麗偕二婢嬉遊於林下生乃登岼揖曰娘子居何
處夜行至此美人笑曰弊居僻陋離此咫尺君如不

鄙在駕一顧大才情動於中心不得已遂與美人先
後而行不半里許遙見竹戶荆扉花木掩映明窓淨
几亦甚整潔美人遜生上坐命侍婢獻茶繼以酒饌
盃盤精緻非世所有壁間挂四時廻文詩四絕美人
自製也其一曰花艷吐枝紅傍雨柳煙垂線翠迎風
霞生遠漢東升日月落閑窓北近松其二曰涼生水
閣虛簷冷齒嚼冰絲雪藕寒香散榴花紅灼灼露傾
荷葉翠團團其三曰蘆覆岸深秋水碧木凋霜凜晚

天蒼孤眠夜永愁空館獨立朝長望遠鄉其四日天
墮雪花水滿戶雨飛風冽凍凝城鮮鮮葢綻梅容瘦
滴滴香傾酒味清美人遽曰效顰鄙句愧無好詞君
無哂焉大才稱贊不容口詢以姓名居址美人曰妾
姓花成都人葢真小字也大才與之狎美人變色曰
男女配合人之大倫縱欲私通謂之悖禮與君萍水
遽起穿窬可乎大才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趨趨之
螽斯傳聲嚶嚶之艸蟲卽應可以人而不如微物乎

美人始改容曰君能賡此四時辭是乃中雀之目牽
幕之絲也大才乃援筆而和之其一曰花吐嫩紅新
着雨絮飄輕白細惟風霞舒錦練光凝嶺月上圓盤
影挂松其二曰涼風扇透朝肌冷驟雨盆傾夜帳寒
香棟出飛新燕小翠池盈貼嫩荷團其三曰蘆呀宿
鴻秋寂寂桂庭飛蝶曉蒼蒼孤燈剪盡推長夜獨枕
愁思夢遠鄉其四曰天冷夜清霜滿野月寒風凜雪
迷城鮮紅燭影深閨靜淡白梅香暗閣清大才和訖

美人贊曰兩韻並賡真難得也是夜就寢極講幽款
天明起視乃一古祠中塑一美人身左右列侍二婢
案上朱書木牌題曰花蓮夫人大才驚訝失色舉身
流汗促舟還家遂得疑疾夢中常見美人與之同居
聯詩數篇不及備述

花房

術士王瓊常取花房點藥封密器中一夕花開

白花

晉成帝時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
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未幾杜皇后崩

花苞

許漢陽舟行迷入一溪夾岸皆花苞一鸚鵡喚花開
一聲花苞皆拆中有美女長尺許能笑言至暮花落
女亦隨落水中

千葉蓮

唐軋符中天台教寺僧見沉香觀音像泛太湖而來

迎得之有艸繞像足投之小湖遂生千葉蓮花

碧芙蓉

唐元載芸輝堂前有池中有碧芙蓉香繁倍常載因暇日憑闌以觀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惡既甚遂剖其花更無所見

按蓮為水芙蓉

芙蓉瑛

錢淑以第信鎮湖州後圃芙蓉枝上穿一黃玉瑛枝

稍相襍不知何從而穿也信截榦取瑛以獻人謂真仙來遊留此以警世耳

青磁碗

東巴下巖院主僧水際得青磁碗携歸折花置佛像前明日花滿其中

護花鳥

太華山中有護花鳥每奇花歲發人欲攀折則盤旋其上鳴曰莫損花莫損花

花舍利

宋元嘉六年買道子行荆上。明見芙蓉方發。聊取還家。聞花有聲。尋得舍利。白如珍珠。照梁棟。

月中桂

吳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請伐月中桂。創處隨合。

五采蒲

永元中。御乃黃文濟家。齋前種菖蒲。忽生花。光影照壁。成五采。其兒見之。餘人不見也。少時文濟被殺。

月宮桂

天寶遺事。唐明皇遊月宮。見天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素娥十餘人。皓衣乘白鸞。舞於桂樹下。

桃花女

紹興上舍葛棠。狂士也。博學能文。下筆千餘言。未嘗就稿。恒慕陶潛。李白之爲人。事輒效之。景泰辛未。築一亭於園。扁其亭曰風月平分。旦夕。浩歌縱酒。以自適焉。亭壁張一桃花仕女古圖。棠對之。戲曰。誠得是。

女捧觴豈吝千金來飲半酣見一美姬進曰久識上
舍詞章之工日聞重辱垂念茲歌以侑觴棠略不計
真偽曰吾欲一杯一詠姬乃連詠百絕如云梳成鬢
髻出簾遲折得桃花三兩枝欲插上頭還住手遍從
人問可相宜懨懨欷攸捲紗衾玉腕斜籠一串金夢
裏自家搔髮髮索即抽落鳳頭簪家住東吳白石硯
門前流水浣羅衣朝來繫着木蘭棹閑看鴛鴦作隊
飛石頭城外是江灘上行舟多少難潮信有時還

又至即舟一去幾時還潯陽南上不通潮却筭遊程
歲日遙明月斷魂清雷玉人何處教吹簫山桃花
開紅更紅朝上愁雨又愁風花開花謝難相見換根
無邊總是空西湖荷葉綠盈上露重風多蕩漾輕倒
折荷枝絲不斷露珠易散似郎情芙蓉肌肉綠雲髮
幾許幽情欲話難聞說春來倍惆悵莫教長袖倚欄
杆餘皆忘之矣棠沉醉而卧曉起視画上忽不見仕
女少焉復在棠大異即碎裂之

牡丹花

錫山安氏構一圃于城南郊外。倩老圃徐奎掌之。圃中花卉不一。如牡丹尤盛。天順庚辰春夕。奎聞圃中歎聲。唬上諦聽之。聲出牡丹花中。云我等主翁灌溉有年。但經歲不獲善。已來日兀亦至。如奈何。群花咸若哽咽。奎大聲叱之乃止。翼日主翁果携酒詣圃。奎語以是故。客皆異之。一惡少獨嗔其妄。竟閱姣且大者。折以持去。抵家遂患下堂之厄。旬月而愈。

繁花女

天順中睢陽巨室虞昌祚有園方五六里。花卉極繁。人亦罕至。圃中人往見群女遊戲於中。笑語自若。遇人則散。不識何怪也。昌祚異之。築室數百間。賃人止之。後不復見。

桂芳華

景泰間總兵石亨西征振旅而旋。舟次綏德河中。天光已暝。亨獨處舟中。扣舷而歌。忽聞一女子泝流啼。

哭連呼救人者三亨命軍士亟拯之視其容貌妍絕
女泣曰妾姓桂芳華其名也初許同里尹氏邇年伊
家衰替父母逼妾改醮妾苦不從故捐生赴水亨詰
之曰汝欲歸寧乎欲爲吾之副室乎女曰歸寧非所
願上爲公相箕箒妾耳亨納之裁剪補綴烹飪燔爨
妙絕無議亨甚嬖幸凡相親愛者輒令出見芳華亦
無難色是年冬兵部尚書于公謙至其第亨欲誇寵
於公令芳華出見之芳華竟不出亨命侍婢督行者
相踵于道芳華竟不出于公辭歸亨大怒拔劍欲斬
之芳華走入壁中語曰邪不勝正理固然也妾本非
世人寔一古桂竊日月光華故成人類耳今于公棟
梁之材社稷之噐安敢輕詣獨不聞武三思愛妾不
見狄梁公之事乎妾于此永別矣言罷杳然

半葉蕉

西樵野記云余友馮天章徙居閭門石牌巷其室頗
僻庭下半蕉葉一種乃新菴所移者其來久矣正德

初秋夕天章卧庭中時聞庭外其声。颺。上。諦視之一
芳卿雲鬢翠掩丰采特異。天章疾起默坐少頃其婦
施上而前天章極力摻其衣祇持綠羅裳半幅天章
猶意爲怪寘之蓆底據坐俟旦視之乃半葉芭蕉也
試合之庭外蕉葉毫紋不爽天章急斷以利刀其餘
出血淋漓怪遂泯

菊花仙

洪景盧夷堅辛志成都府學有神曰菊花仙相傳爲

漢宮女諸生求名者往祈影響神必明告

漢宮女語

在漢宮飲菊花酒者

或云成都府漢文翁石室壁間

畫一婦人手持菊花前對一猴號菊花娘子大比之
歲士人多乞夢頗有靈異

天桃狐

大和中有處士姚坤不求聞達常以魚釣自適居于
東洛萬安山南以棊樽自怡居側有獵人常以網取
狐兔爲業坤性仁恒收贖而放之如此活者數百坤

舊有莊賣于嵩嶺菩提寺坤持其價而贖之其知莊
僧惠沼行覓率常于閬處鑿井深數丈投以黃精數
百斤求人試服觀其變化乃飲坤大醉投于井中以
礓石咽其井坤及醒無計躍出但飢茹黃精而已如
此數日夜忽有人于井口召坤姓名謂曰我狐也感
君活我子孫不少故來教君我狐之通天者初穴于
塚因上竅乃窺天漢星辰有所慕焉恨身不能奮飛
遂凝盼注神忽然不覺飛出踞虛駕雲登天漢見仙

官而禮之君但能澄神泯慮注盼玄虛如此精確不
三旬而自飛出雖竅之至微無所礙矣坤曰汝何據
耶狐曰君不聞西昇經云神能飛形亦能移山君其
努力言訖而去坤信其說依而行之約一月忽能跳
出于礓孔中遂見僧大駭視其井依然僧禮坤詰其
妙坤告曰其無為但于中有真精餌之漸覺身輕游
颺其中如處寥廓雖欲安居不能禁止偶爾昇騰竅
所不碍特黃精之妙如此他無所知僧然之諸弟子

以索墜下約以一月後來窺弟子如其言月餘往
師已斃于中矣坤歸旬日有女子自稱天桃詣坤云
是富家女。誤爲少年誘出失踪。不可復返。願持箕箒
坤納之妖麗冶容。至于篇什等札。俱能精至。坤亦愛
之後坤應制挈天桃入京至盤頭館天桃不樂取筆
題竹簡爲詩曰鉛華久御向人間。欲捨鉛華更慘顏。
縱有青丘今夜月。無因重照舊雲鬟。吟諷久之坤亦
矍然忽有曹牧遣人執良犬將獻裴度入館犬見天

桃怒目掣額蹲步上階天桃即化爲狐跳上犬首抉
其視驚騰號出館望荆山而竄坤大駭逐之行數里
犬已斃狐即不知所之坤惆悵懇惜盡日不能前進
及夜有老人挈美醞詣坤云是舊相識既飲坤終莫
能達相識之由老人飲罷長揖而去云報君亦足矣
吾孫亦無恙遂倏不見坤方悟狐也後寂無聞焉

醉名花

陳郡謝翔者嘗舉進士好爲七字詩其先寓居長安

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霽出其居南行百步遠眺終南峯佇立久之見一騎自西馳來繡纈彷彿近乃雙鬟高髻靚粧色甚姝麗至翺所因駐謂翺曰即非見待耶翺曰徒步此望山耳雙鬟笑降拜曰願即歸所居翺不測即回望其居見青衣三四人偕立其門外翺益駭異入門青衣俱前拜既入見堂中設茵毯張帷帟錦綉輝映異香徧室翺愕然且懼不敢問一人前曰即何懼固不爲損頃之有金車至門

見一美人年十六七丰貌艷麗代所未識降車入門與翺相見坐于西軒謂翺曰聞此地有名花故來與君一醉耳。翺俱稍解美人即命設饌同翺而食其器用食物莫不珍異出玉杯命酒對酌翺因問曰女郎何爲者得不爲他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請之曰君但知非人則已安用問耶夜闌謂翺曰某家甚遠今將歸不可久留矣聞君善爲七言詩願見賦翺悵然因命筆賦詩曰陽臺後會已無期。碧樹烟深玉漏遲。半

夜香風滿庭。月花前竟發楚王悲。美人覽之泣下數
行日。某亦嘗學爲詩。欲答來贈。幸不見。謂翽喜而請
美人求絳箋。翽視笥中惟碧箋一幅。因進之。美人題
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花開只片時。惆悵金閨却
歸處。曉鶯啼斷綠楊枝。其筆札甚工。翽嗟賞良久。美
人遂顧左右。撒帳帶命燭。登車翽送至門。揮淚而別。
未數十步。車輿人物盡亡見矣。

牡丹燈

方氏之據浙東也。每歲元夕于明州張燈五夜。傾城
仕女皆得縱觀。至正庚子之歲。有喬生者居鎮明額
下。初喪其偶。鰥居無聊。不復出遊。但倚門佇立而已。
十五夜三更。盡遊人漸稀。見一丫鬟挑雙頭牡丹燈。
前導一美人。隨後約年十七八。紅裙翠袖。妍媚。媚。
迤邐投西而去。生于月下視之。韶顏稚齒。真國色也。
神魂飄蕩。不能自持。乃尾之而去。或先之。或後之。行
數十步。忽回顧而微哂曰。初無桑中之期。乃有月下

之遇事非偶然也。生即趨前揖之曰：敝居咫尺，佳人可能回顧否？女無難意，即呼丫鬟曰：金蓮可挑燈同往也。于是金蓮復回生，與女携手至家，極其歡昵，自以爲巫山洛浦之遇，不是過也。生問其姓名居址，女曰：姓符麗卿，其字淑芳，其名故奉化州判女也。先人既沒，家事零替，既無兄弟，仍鮮族黨，止妾一身，遂與金蓮僑居湖西。爾生留之宿，態度精妍，詞氣婉媚，低幃暱枕，甚極歡愛。天明辭別而去，及暮則又至，如是

者將半月。鄰翁疑焉，穴壁視之，則見一粉粧鬪髻，與生並坐于燈下，大駭。明旦詰之，秘不肯言。鄰翁曰：嘻，子禍矣！人乃至盛之純陽鬼，乃幽陰之邪穢。今子與幽陰之魅同處而不知邪穢之物共宿而不悟，一旦與元耗盡，災青來臨，惜乎以青春之年而遽爲黃壤之客也。可不悲夫！生始驚懼，備述厥由。隣翁曰：彼言僑居湖西，當往訪問之，則可知矣。生如其教，逕投月湖之西，往來于長隄之上，高橋之下，訪于居人，詢乎

過客並言無有日將夕矣乃入湖心寺少憩行徧東
廊復轉西廊上盡處得一暗室則有旅櫬白紙題其
上曰故奉化符州判女麗卿之柩上懸一雙頭牡
丹燈下立一盟器女子背上有二字曰金蓮生見
之毛髮盡豎寒粟遍身奔走出寺不敢回顧是夜借
宿隣翁之家憂怖之色可掬隣翁曰玄妙觀魏法師
故開府王真人弟子符籙爲當今第一汝宜急往求
焉明日生謁觀內法師見其至曰妖氣甚濃以朱書

符二道授之令其一置於門一懸於榻仍戒不得再
往湖心寺生受符而歸如法安頓自此果絕未矣一
月有餘不覓又往哀繡橋訪友留飲至醉却忘法師
之戒遂取湖心寺路以回將及寺門復見金蓮拜迎
于前曰娘子久待何一向薄情如是遂與生俱入西
廊直抵室中女子宛然在坐數之曰妾與君素非相
識偶于燈下一見感君之意遂以全體事君暮往朝
來於君不薄奈何聽妖道之言遽欲永絕薄倖如是

妾恨之深矣今幸得見豈能相捨卽握生手至柩前
柩忽自開擁之同入隨即閉矣隣翁恠其不歸遠近
尋問至寺中停柩之室見生之衣裾微露于柩外請
于僧而發之死已久矣與女子之屍俯仰臥于柩內
女貌如生焉寺僧歎曰此奉化州判符君之女也死
年十七權厝于此舉家還去久絕音不意作怪如是
遂與生殯于西門之外是後雲陰月黑之中每見生
與女子携手同行一鬟挑雙頭牡丹燈前導焉

